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三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九

王沈　子浚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

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

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録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皦日主簿陳廞褚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

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令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禄重貪夫之所狥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

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

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況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況探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

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幾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

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勲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

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

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

歴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内著謀猷外宣

威畧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

亮佐世之勲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没而不朽

又前以翼賛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

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産業

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秘器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内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

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黄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盗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絶檄書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頴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頴興兵内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頴表請幽州刺史石堪

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潁

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潁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

渴末别部大屠兊等皆爲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逐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柸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

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柸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禄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李絙爲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甯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畧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

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
俱攻襄國浚為政苛暴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
灌田潰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
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
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
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為所破時
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強
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

以衆嵩裴憲並為尚書使其子居王宫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兖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兖州李惲為青州惲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摶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謡曰十囊五囊入衆郎衆嵩浚之子壻

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望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偽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不

復設備勒乃遣使䝉曰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

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為之屈大駡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

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為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内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户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

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内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眛

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顗温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宫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

臨淮公顗清純體道中允立朝歷司内外茂績旣崇訓
傅東宫嶶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
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
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没而彌
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
配饗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顗
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茍合於荀
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

茂可以叅選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㣲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為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絶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顗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 子藩 藩子邃 闓 藩弟組 組子奕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肹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

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
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
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
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閶闔門帝弟
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
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
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
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

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啟伐蜀宜以衛瓘為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

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帝閒並稱充女才色絶世若納東宮

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禄大夫旣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録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

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

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摇動必使人心怨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意時又

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曷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静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

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顧之

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

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摇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輙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内任著勲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爲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開府

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
甍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
珧叅輔東宫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衞瓘吏部尚書山
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
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兖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
者其後門下啟通事令史伊羡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
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
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

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隂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恵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内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

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

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

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禄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疋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㠯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晙嗣卒諡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字彦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没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黄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王冏勲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

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没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闓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

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踈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子汪嗣

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遼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遼帝以語庾亮亮曰遼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謚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簒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丘沖詣成都王潁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

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並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

承制行馬進封臨潁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録尚書事

各加班劒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阼拜中庶子遷給事黄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駮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

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奕以為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為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令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為宜除於國職為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

王尊不愽士郭熙杜援等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為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紞

馮紞字少冑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顔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紞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紞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己乃使

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紞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内懷慙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紞從容侍

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紞疾詔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紞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

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絶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静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貿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獷鹵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蔵戸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内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痡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中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

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騖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刋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謡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騁戚施内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雖張心滔楚貴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紞之陳説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慼臨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蝥賊紞之不臧交亂罔極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考證

王沉傳演與浚欲合鹵簿○史記黥布傳注楚軍前簿簿者鹵簿梁書王僧儒傳道遇中丞鹵簿是知百官皆可稱鹵簿并各分差等矣

荀勗傳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堪監本誤與今從閣本

晉書卷三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四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

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黄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戸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

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戸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

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户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勲深見寵異禄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賛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

攸充稱武帝寛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

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寛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禄賞

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疋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

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從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内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

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

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宫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

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㑹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朂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禄勲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

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

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

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疋增邑八千戸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闓内侯衆增戸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

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兖冕之服緑綟綬御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輼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

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爲乳母
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
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
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
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
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
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
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

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
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
尊顯勲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爲世子黎民
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
以謐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
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
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
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甍至葬賻賜二千萬

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

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毌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

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户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栁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栁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

行於世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

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

鏁繫黄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閤延賔海内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

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甍去職喪未終起為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

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謐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

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甚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内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謐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

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

顔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勲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謡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宫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

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户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

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禄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啟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强暴模每盡言開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毁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

憒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賔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幾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

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
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
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
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
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
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
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
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

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宫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叅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宫將殯六宫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

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叚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皆有儁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

改年馮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為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幾内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

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黄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即爲寺人監在東宫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

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内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説駿曰今内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

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内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覲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

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熈中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内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懐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

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
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
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
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
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
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
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
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

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寃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讐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呌稱快帝重兵官

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玭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

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馬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

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没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禄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

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卷四十

晉書卷四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别居身長八尺

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户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饑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

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巳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

毓每與叅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

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疋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宫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

加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禄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輙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兖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廻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

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叙出贊衮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百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勲奉

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賵賻優厚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

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皂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憙

母疾篤乃竊踰汝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别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馬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憙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毌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强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

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伷爲寧北將軍鎮鄴以憙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馮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

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勑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

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宫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憙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禄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禄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禄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禄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憙爲

僕射時涼州虜寇邉憙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没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憙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憙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倹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倹子弘字世彦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

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

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

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毁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

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

名不别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

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髙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顔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謗毁之生非徒空設

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禄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

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

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

選八尚書也郡守抉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

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頼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

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獘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别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户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

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

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

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

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

寔言為當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

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

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

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

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

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

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

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

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

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

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

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

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

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禄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崇家如厠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厠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禄贍䘏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

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汚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為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黄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黄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

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全貞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頴有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户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為上官已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决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

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禄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為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絶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

參軍姜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攄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憙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晉書卷四十一

晉書卷四十一考證

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監本黃誤長下黃沙御史同今從本紀改正

晉書卷四十一考證